

摇打工者心路历程

——春梦无痕

刘天摇著

沈阳出版社

目摇摇录

缘媛我不是个坏女孩 员

这位叫李若诗的女孩总喜欢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来上课，总喜欢一个人默默坐在教室后面，她总是提前一分钟到达教室，总在我宣布下课后第一个走出教室。她总是这样来去匆匆，淡如烟云.....

远媛歌女阿□ 员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
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
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
握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
谁能用心感受这份滴水的爱情
给我一片晴空一片温馨

.....

员媛深圳爱情故事 员

少年时代那份火热的痴狂早已被岁月风尘褪尽了。尽管我们依然年轻，但却已过早地成熟、过早地学会了宠辱不惊。

没有热情的拥抱，没有热烈的长吻，没有狂喜

的热泪，我们都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和理智，甚至近乎冷漠。我看着她，只说了一句话：“深圳这地方，真小！”

圆媛我和浅浅的故事..... 苑媛

当浅浅带着浅浅的微笑腼腆地走进我们这条流水线时，我忽然发现我手下的八个女工都对她没有好脸色。

这也难怪，无论哪个女人看见另一个女人比自己年轻漂亮比自己更惹人喜爱，她的心里都会不好受。

猿媛爱情“陷阱”..... 愿媛

我想想，忽然心中一动：上次小梅妈笑起来不正是这声音吗？难道.....

我还想问什么，小梅却用她那温软的嘴唇堵住了我的嘴。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惟有许多幸福在心头.....

源媛男孩阿伟..... 怨媛

我知道阿伟这次真的彻底离我而去了，为了忘记他，为了忘记那份曾经的伤痛，我开始主动跟阿明商量结婚的事宜。

苑媛英雄传说..... 员媛

两只拳头一齐落在秃头老板那满是凶气令人恶心的脸上。老板顿时捂着脸蹲在了地上。

当天下午，我和黄蜂来不及收拾行李，就被赶出了厂门。

当我们离厂时，工厂宿舍楼的阳台上站满了员

工，他们都在向我们挥手送行，感谢我们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赢回了尊严……

愿媛春梦无痕 愿媛

如果说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光，那么梦无痕无疑是我生命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她的出现，照亮了我生命中最低沉灰黯的日子。

愿媛城市悲歌 愿媛

好几次，我想去看看雪儿，但一想到那幢高级住宅的奢华与高大，一想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想雪儿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幸福，我不想去破坏她幸福平静的生活。

愿媛走向天堂的男友 愿媛

“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的离去了，没有来参加你的新书首发式，没有亲眼看到你的人生最辉煌的一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很久很久，冰凉的泪水才默默地流了出来……

愿媛来生缘 愿媛

送别的人流着离别的泪。

但我却找不到那个肯为我流浪的人。

叶子说过一定会来车站送我的。

但是她没来。

.....

圆媛彩云间..... 圆媛

来了！该来的终于来了！

她使劲用牙齿咬住下唇，拼命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

圆媛过眼烟云..... 圆媛

火车加速了。云烟那憔悴单薄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模糊，最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眼里只有雾蒙蒙的一片。

我痛楚地低下了头，一颗冰冷的泪珠从我眼中滚落下来.....

我不是个坏女孩

圆岁那年 ,我大学毕业 ,爱聘到南方一家杂志社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由于我文学根底扎实 ,工作勤奋努力 ,很快便博得了领导们的信任和重视。

不久后 ,邻近的一个叫下川镇的镇文化站办了一个文学创作辅导班 ,邀请我们去讲课。领导们开会商量后决定派我去。

下川镇又叫下川岛 ,是一位于南海之滨的小岛屿 ,距陆地有几十公里路程。岛上山青水秀景色优美 ,水产丰富海鲜繁多 ,来岛上旅游度假的游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旅游业的兴旺 ,带动了全岛的经济的发展。如今岛上居民物质生活丰富了 ,也不忘精神文明的追求。岛上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很多 ,所以小镇文化站就牵头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文学创作辅导班。

我上岛以后 ,镇文化站黄站长热情地接待了我 ,并将我安排到宾馆住下。

我休息一天后 ,就开始上课了。

课堂设在镇文化站的礼堂内 ,报名参加辅导班的人还真不少 ,男男女女济济一堂 ,有近百人 ,大部是学生和社会青年。

第一天上课 ,有位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身材高挑 ,容貌漂亮 ,皮肤白皙 ,身着一条黑色长裙 ,长发披肩 ,额前轻轻飘着一排淡淡的刘海。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面 ,安安静静 ,从不与人交头接耳 ,默默地听课 ,做笔记。这样一个青春亮丽的女

孩,却偏偏有一脸饱经沧桑看透红尘般的淡漠表情。

我留意了一下她的学习卡片,看到了她的姓名:李若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孩!从第一眼看见她起,我就这样想。时间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叫李若诗的女孩总喜欢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来上课,总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面,默默无闻。别的女学员都有男朋友送来接去,而她却总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她总是在上课前一分钟到达教室,总是在我宣布下课以后第一个走出教室。她总是这样来去匆匆,淡如烟云,不着痕迹。她的眼睛很大,但去总是雾蒙蒙的一片,看上去似乎包含着无限忧伤与哀怨。但是她的课堂笔记却是全班做得最好的,她的作业也总是全班完成得最出色的一个。

我猜想这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她背后一定有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她的故事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我到下川岛后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备好了第二天的课,准备去外面走走。

外面月色很好。我踏着皎洁的月色在细软柔和的沙滩上散着步。海风阵阵,涛声不绝,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咸涩味道,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海的气息。

沙滩上听海观月散心的人很多,俊男美女,三五成群,笑语不绝。我正陶醉其中,忽然从阴暗处闪出一个满脸腮胡的大汉,在我身边压低声音说:“老板,要不要小姐?”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他却又把手向后招了招,立即有个身着低脑黑裙袒胸露臂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的女孩从后面走了过来,人未走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就已熏得我直皱眉头。

大汉把那黑衣女郎推到我面前说：“老板，让这位小姐陪你吧。她是沙滩上有名的黑玫瑰呢。”

我这才明白过来，脸色不由绽得通红，抬头一看那位“黑玫瑰”小姐，不禁吓了一跳，这不是李若诗吗？

这时李若诗也看清了我，脸也红了，头垂得低低的不敢出声。

我“啊”了一声，掉头就跑了。

我曾对掩藏在这个奇怪而神秘的女孩背后的故事做过多种猜测，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最终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心里忽然有种受骗的感觉。

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想一想，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她又没向我承诺过什么，甚至这么久了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过，又有什么好骗我的呢？

但不管怎样，我心里仍有些怅然。

第二天，李若诗照样如往常一样来上课，依旧是一身黑裙，依旧来去匆匆，好像我昨天在沙滩上看见的那个坏女孩根本不是她一样。

下课后，我匆匆收拾好教材走出了教室。

“岳老师，请等一等！”忽然，身后一个清亮温柔的声音叫住了我。

我回头一看，居然是李若诗。

她在后面快步赶上我，胸色微微发红，递给我几张稿纸说：“我昨天写了一篇稿子，麻烦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点点头说：“没问题。”

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展开她的稿子读起来。

这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质的小说。小说说的的是一个出生于

长江边上的女孩 ,被一个名叫大头的老乡以带她出来找工作为名骗到下川岛强迫卖淫。女孩多次逃跑 ,均被大头追回 ,并遭到大头一次比一次惨烈的摧残与毒打。他还以她家人的安危来威胁她 ,不许报警。两年之后 ,大头忽然给了她一些路费叫她回家。女孩回家之后 ,才发现原来自己已身染性病 ,而且相当严重已经没有了救治的希望。她因此遭到家人和乡亲们的唾弃。女孩越想越悲愤 ,最后决定要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亲手杀了大头以报自己失身之仇。于是 ,她再一次来到下川岛 ,骗大头说身上的病已经治好 ,因受不了亲人们的冷嘲热讽 ,所以再次投奔于他 ,重出江湖。大头相信了她 ,把她留在身边 ,继续将她当作摇钱树。而那女孩呢 ,总是带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在身边 ,伺机杀死大头 ,便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小说写到这里 ,便没有了下文。

小说的文笔虽然有些稚嫩 ,但却真实感人 ,我读过之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下课后 ,我本想叫住李若诗谈一谈。但我刚一宣布下课 ,她却就已收拾东西匆匆而去 ,我只得作罢。

晚上 ,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去沙滩找她。

沙滩上依然很热闹 ,人很多 ,我找了很久也不见沙滩黑玫瑰李若诗。我有点泄气 ,这时那个络腮胡男人又神出鬼没般出现在我跟前 :“老板 ,一个人多寂寞 ,我叫个小妹来陪你好不好 :?”

这次我没有摇头拒绝他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大汉忙向后招了招手 ,黑暗中立即有一个穿着暴露性感的女郎一摇一摆地向我走了过来。我看了一眼 ,有些失望 ,摇头说 :“我要找的不是她。”

“那是谁？”

“李若诗。”

“哦，原来是来找我们黑玫瑰的，她现在已经有客人了，是一个台湾佬。”

我有些发急，说：“我、我就是她要她。”

那大汉以为我是“黑玫瑰”以前的熟客，眼珠一转说：“你要找她也行，不过得多出一半价钱。”

我咬了咬牙说：“没问题。”

当我把三百元钱交到那大汉手里之后，他很快就把李若诗带到了我跟前。

看见了，李若诗显然吃了一惊。

我不太自然地说：“我、我们去走走吧！”

她无言地点了点头。

我们默默地走到一个无人的僻静之所，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

这里已经离热闹的海滩很远，加上又有远山挡住星光和月亮，所以人迹罕至，光线昏暗。

我刚一坐下来，就听见身后有阵□□□□的声音，回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不知何时李若诗已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修长苗条白皙优美的胴体正平躺在草上地。

我忙站起身道：“你、你干什么？”

她幽怨地道：“你花那么多钱找我来，不就是为了要我这身子么？来吧，我会让你快活的。”

我又气又急，真想冲过去扇她两个耳光。但是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我背对着她，绽红着脸说：“你把衣服穿好吧，我今天来找你，只想跟你谈谈。”

她感到有些意外，又是一阵□□□□的声音，我听见她已穿好衣服，这才转过身来，在她身边坐下。

她挨近我，一脸的媚笑，问我：“老板，你想谈什么？”

我正色说：“李若诗同学，你应该称呼我为老师。”

她怔了一下，脸忽然红了，现出一丝羞涩的神情，无言地低下了头。良久，她才低声说：“对不起，岳老师，我是个坏女孩。”

我看了她一眼，说：“李若诗同学，你交给我的那篇稿子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很有警世意义。我想再改一改，拿回杂志社看是否能发表出来。”

“真的么？”

她不由又惊又喜，忙拽着我的胳膊问：“我的小说真的能够发表出来么？”

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她高兴得拍手跳起来。那兴奋莫名地模样，与其他文学青年得知自己的处女作要发表时的模样没什么区别。

我知道她是个好女孩，只不过是误入歧途沦落风尘罢了。我愈发坚定了心中要救她出火海的决心。

待她再次坐下来之后，我才轻轻地问她：“小说中那个主人公、那个身世悲惨的女孩，是你的写照么？”

一听这话，她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悲愤而又痛苦起来。她咬牙道：“那不是我的写照，那个女孩其实就是我呀！”

“就是你？”

“是呀，我十八岁就被大头——就是每天晚上带我们出来招揽生意的那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骗到下川岛强迫卖淫。

今年年初,他忽然开恩放我回家去。回到家我才知道自己已身染性病,无药可救。我悲痛万分,亲人们的冷嘲热讽更是像撒在我伤口上的盐水,令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是,我就是死,也不能放过将我推进火坑的仇人,于是我又回到了大头身边,骗他说我的病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我做梦想一刀杀了他,但却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我气愤地道：“朗朗乾坤,竟有这样的事故发生,真是天理不容。”

李若诗接着说：“这样的日子简直生不如死,就在我几乎就快挺不下去了的时候,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文化站举办文学创作辅导班的消息。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写作,读书时还发表过几篇作品呢。从那时开始我就做着自己的作家梦,但后来这美好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做我们这一行的,主要是晚上出来工作,白天却整天无所事事,加上这次我是自愿来的,大头也不怕我再逃跑,看管得不是很严,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文学辅导班。”

我问她说：“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她过了半晌才长叹一声说：“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打算的了,只希望能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亲手杀了大头这个混蛋。”

我听了,皱皱眉头,深感担忧地说：“杀人是要偿命的,你杀了他,自己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为这种人抵命太不值得了。”

她看着我说：“要不然还能怎样？”

“你有没有想过报警,让法律来制裁他。”

“可是法律是需要讲证据的。大头这个人做事很有头

脑 ,根本没有任何把柄落在我们手中。如果去告他 ,弄不好还会被他反咬一口呢 !”

我想了想说 :“再陪明的人 ,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你再仔细想想看他有没有落下什么罪证 ?”

李若诗想想说 :“没有。”

“有没有什么帐本之类东西 ?”

“帐本 ?好像是有一本 ,里面记着他手下二十多名小姐每天接客人数和收入。”

“这就是了。”我一拍巴掌说 :“只要拿到他的帐本交给公安局 ,他再狡猾也没用了。”

她点点头说 :“那倒也是 ,只是……”

“只是什么 ?”

“只是他一向都把那本帐本收得很严密 ,除了他自己 ,别人是很难拿到的。”

我说 :“再难也得试一试呀 !”

她点点头 ,说 :“好吧 ,我试试看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个坏蛋再坑害妇女道摇法外。”

晚上 ,回到宾馆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李若诗那美丽的脸庞和忧郁的眼眸总是不停地在我脑海中闪现。

我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坏女孩。

尽管我心里对她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但我却暗暗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趁人之危。我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是真诚帮助。

但是奇怪的是 ,第二天李若诗并没有来上课。我心中暗暗诧异 ,上课也是心不在焉的 ,目光总是望着那张空空的座位发呆。最后还没到下课时间便草草地宣布下课了。

第三天 ,第四天她仍然没来上课。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 ,

我一直没再见到她的身影。我恍惚她也不见复机,晚上去海滩上也寻觅不到的影子。好像她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了似的。

是不是出什么事呢?

我心中暗暗觉得不妙起来。

转眼之间,为期一个月的辅导班已经结束了,学员们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创作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上完最后一节课,黄站长握住我的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热情挽留我在海岛上多玩两天再走。我本想婉言拒绝她,但一想到李若诗,一想到那个美丽而苦命的女孩,我就忽然改变了主意。我想,多呆两天也许可以打听到一点她的消息。

果然,在最后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的恍惚机忽然将我从睡梦之中唤醒了。

复机,恍惚我的竟是李若诗。

我又惊又喜,忙问她这段时间干吗去了,恍惚她都不复机。

她告诉我说,自那天晚上她与我谈过话,回去后当晚就动手去偷大头的帐本,不想被大头发现了,遭了顿毒打之后还被关了起来。直到今晚,她才找到机会逃出来,并在几位知心姐妹的帮助下偷到了大头的帐本,现在大头正在到处找她。

我忙问她现在在哪里。

她说在邮局外面的公共电话亭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别走开,我马上就来接你。

放下电话,我一边穿衣一边跑下楼,直朝邮局赶去。

十分钟后,我到了邮局,但四下里静悄悄的并不见李若诗的人影。

该不是被大头他们抓走了吧？

我正暗自猜测，忽然从邮箱后面闪出一个人来，一把扑在我怀中。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正是李若诗。

“岳老师，我、我好害怕！”

她伏在我怀中颤抖着说。

我拍拍她后背说：“别怕，我会帮助你的，帐本带来了吗？”

“带来了。”她掏出一个硬壳笔记本递给我。我翻开看看，的确是大头的帐本，便说：“有了这个账本，他想不认罪都不行了。我们快去派出所报案吧！”

李若诗点了点头。

我们正欲向派出所方向跑去，忽然两束刺目的汽车灯光直射过来，令我们双目难睁。我暗叫不妙，果然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嘎”的一声停在了我们面前。

李若诗吓得脸色苍白，颤声叫道：“糟了，他们、他们追来了！”

我忙把帐本装进随身携带的一个纸包里藏了起来。

果然，面包车还未停稳，便呼啦一下从车上窜下来十几个手持铁棍的大汉，为首的正是专给李若诗她们拍皮条的那络腮胡大汉。我知道他就是李若诗所说的大头。

我们还未回过神来，就已被几个歹街架上了车。

面包车又箭一般蹿上了公路。

不一会儿，我们被推下了车，带进了一间低矮阴暗的小屋子，这里正是他们的发廊。

络腮胡大头拍拍李若诗的脸，皮笑肉不笑地说：“若诗，我知道你是一时冲动才做出这种跟我作对的事。你现在快把

帐本交出来 ,我不怪你 ,还送你一万块钱 ,让你和这位小白脸情人远走高飞去过幸福日子。”

原来他把我当成了李若诗的男朋友 ,我的脸不由有些发烫。

李若诗也豁出去了 ,狠狠地啐了他一口 ,瞪着眼 ,咬牙切齿地道 :“蓄性 !你把我害得这么惨 ,想叫我放过你 ,做梦 !你就洗净屁股等着坐牢吧 !”

络腮胡勃然大怒 ,抬手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李若诗一个踉跄 ,差点摔倒在地上。我忙扶住了她 ,对大头道 :“她已经把帐本交给了我 ,你们放了她 ,我就把帐本交出来。”

“不 ,不 ,不能把账本交给他们 !”李若诗流着眼泪对我摇头说 :“他们这群坏蛋……”

她话音未落 ,就已被大头一脚踹倒在地。

大头拍拍我肩膀说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把帐本交出来 ,我绝不为难你。”

我摇头说 :“我要你们先放了若诗 !”

大头脸色有些难看 ,突然一拳打在我脸上 ,将我鼻梁上的眼镜击得粉碎。我顿时眼前一片模糊。

大头冷笑道 :“他妈的 ,你还敢跟老子谈条件 ,胆子可不小 !”他对两个手一挥手 :“搜他的身 !”

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立即上前将我按在地上 ,在我身上搜寻了半天 ,也没找到帐本。又将李若诗身上搜了一遍 ,仍无结果。

大头无奈 ,只得先将我俩关起来。

待他们走后 ,我握住若诗的手说 :“若诗 ,不用怕 ,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

李若诗依偎在我怀中 ,叹了口气说 :“但愿如此 !”

晚上 ,大头又带人过来了 ,将我们打了一顿 ,我和若诗都咬着牙关没出声。大头吩咐两上手下说 :“再将这对狗男女关一天 ,若再不说出帐本藏在什么地方 ,就把他们扔下大海喂鲨鱼去。”

若诗听了 ,吓得哭起来。我拥着她 ,替她拭干脸上的泪花说 :“别怕 ,若诗 ,明天一定会有人来求咱们的。”

“你怎么知道 ?”

“我已经报案了。”

“骗人 !你什么时候报的案 ?”

我笑笑说 :“我以前跟一位隐居在深山老林里的世外高人学了一手千里传音的绝招功夫 ,运用这种功夫 ,有用任何通讯设备也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通话。我们刚被抓进来 ,我就运用这种功夫跟派出所联络上了。”

“真的么 ?”

“当然是真的 !”

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果然 ,第二天下午 ,我们正蜷缩在墙角里打瞌睡时忽然被一阵警笛声惊醒了。

不大一会儿 ,我们的房门就被人打开了 ,走进来的正是两名警察……

事后 ,若诗竟真的以为我有什么“千里传音”的神功 ,一定要的教她。但她哪里知道 ,那天半夜在邮局门口 ,我知道自己逃不脱大头的手掌 ,慌乱之中把那本帐本装进一个纸袋 ,草草写上派出所的地址 ,就塞进了邮筒。这封没贴邮票的信引